



跟随母亲严凤英在江淮大戏院看戏的日子

□ 王小英

“江淮大戏院”是我小时候听得最熟悉的名字。只要妈妈去那里演出，我就会时不时地赖着跟去看戏。

那时我觉得江淮大戏院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妈妈会经常在后台忽然不见行踪，过了一会儿又会以我完全陌生的面目出现在面前：有时是仙女，有时是农村大娘，有时是头戴官帽的状元，有的时候是英武的女豪杰。那时我只有几岁，不会透过五彩缤纷的浓妆来认人，只能从她和我打招呼时的熟悉的声音确认这是自己的妈妈。记得一天下午跟着妈妈赶去江淮大戏院演出。进了后台妈妈就又不在了，我就乖乖地等在化妆间的门口一动不动。好一会儿，一位老大娘出来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两块香草饼干。因为妈妈平时总教我不能拿别人东西吃，我就没伸手。老大娘爽朗地哈哈笑了起来：“儿子啊，我是你妈妈啊！拿着吃吧。”这时我才认出来面前站着的是妈妈。她把自己垫饥的一点食物让给了我。

那时戏院时常发生一些设备事故。有一次正在演出《党的女儿》，舞台上方的面光灯突然爆炸。一声巨响吓了我一跳，我看见碎玻璃夹杂着火花纷纷坠落，险些儿砸中前排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当时正演到李玉梅和几位姐妹宣誓入党的情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爆响和坠落的火星，扮演主角李玉梅的妈妈神态自若，十分镇定地带

着两位演员按照剧情一路演下去。转场时观众席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坐在一楼后排看戏的我，也不禁跟着一道鼓起掌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移植的新戏《丰收之后》来不及作曲，又要赶着向国庆献礼演出的节骨眼儿上，妈妈不仅主动请缨跨行当出演主角农村老大娘，还打出第一部安庆方言话剧的海报，破天荒地尝试了一次在没有音乐没有伴奏的情况下，完全用安庆土话对话道白的方式演出的话剧。合肥的九月天是秋老虎。那时的剧院还没有空调，就在全体观众经久不息地起立鼓掌时，我从边幕看着向观众反复鞠躬致谢的妈妈，虽然身穿隔汗的竹背心，但她还是被聚光灯烤得背上的粗布褂子汗湿了一大片。

妈妈最后一轮在江淮大戏院的演出剧目是《江姐》。妈妈在塑造剧中人物江姐时显得分外投入和认真，也许是她对剧中的人物有了新的理解和共鸣。当演出接近剧终时，妈妈站在红岩之上青松之前，面对死亡，坚强不屈的造型，是深深刻在我心里的她最后的舞台艺术形象。

阔别32年之后，今年清明，我又一次站在了江淮大戏院面前，面对着掩映在绿树浓荫中人流稀疏的江淮大戏院，心中不免一丝惆怅：这座历史悠久，当年贵为合肥地标的建筑，如果能够延续保留，那将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多少故事啊。

留住记忆，记住乡愁

□ 合肥 刘亚龙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离家数十年的游子归来时，早已不见了当时的杨柳、童年时玩耍的池塘，攀爬的果树也已变成真实的良田和苍苍的蔬菜大棚。城市的发展让农村也随之不断变化，近郊的农村逐步被城市同化，偏远的乡村则在劳动力的不断流失中渐渐地衰败和消亡。记忆中乡村的往事总在人们的口中逐渐成为传说，那些精彩纷呈的故事、人物和时光随着老一辈的老去而逐渐被人们遗忘。历史最悲哀的不是一遍遍的重演而是悄无声息中消亡在祖辈的记忆里。“记得住乡音、忘不了乡思”，事关着乡村振兴的人文关怀和文化血脉的传承。村史便是记忆与乡愁最好的载体，编撰和保护村史是为了留住那些即将消散的记忆，是为了向远在他乡的游子寄去一份实实在在的“乡愁”。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便有了关于修建村史馆的尝试，千禧年后随着新型城镇化、农村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等政策的促进，各地兴起了兴建村史馆的浪潮。在大环境的渲染下还有为了留存历史和教育后人，经过1年多的筹划和准备，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名为“光辉岁月”的村史展览馆于2019年7月15日正式开馆。恰逢光辉村一月一度的党员活动日，大量老党员和村中老人第一时间参观了村史馆，他们走进时空的隧道，回忆当年的荣光。

众多老人在参观完村史馆后，显得十分激动。退休的裴老书记说道：“村史馆的建成让我们年轻时的经历不再是空洞话语，孩子们在听我们讲述的同时也能近距离地去感受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一位老人在参观完之后激动地说：“走进村史馆，感觉回到了过去，自己也一下子年轻起来。以后没事干就多过来看看，这样总比在家看电视强啊。”早已退休的乡村医生戴老医生在参观完村史馆后表示：“这馆修得好啊，一下子丰富了我们这些老人的精神生活，没事多上这边看看，多去记起以前的事老年痴呆都不会得了。”

光辉村“光辉岁月”村史展览馆于2018年9月立项，经过近10个月的整理与收集。村史编纂者们一共收集了村内14个姓氏的家训族谱，收集整理了自建国以后最能代表光辉村发展的数百张老

照片，收集拍摄了近百种珍贵的村史印记，如：上世纪60年代光辉大队农民自我创作的近百首诗歌组成的诗歌集，上世纪50年代光辉小学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照，上世纪70年代光辉大队第一个牺牲烈士光荣证等许多珍贵的村史印记。光辉村村史馆依托光辉村日间照料中心闲置房屋，利用有限资源，整合有限资金建成占地约70平方米的村史展览馆。“光辉岁月”村史展览馆由5个板块构成，分别为纪事篇、荣誉篇、乡贤篇、记忆篇和成就篇。

纪事篇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自1949年起至2018年70年间光辉村发生的重大事件。光辉村是长江江心洲的一个新开拓的村落，纪事篇精选了54个与之息息相关的大事件，附上若干老照片，图文并茂地诉说着光辉村并不漫长但着实绚丽的历史。荣誉篇则是实物展示，用一张张奖牌去展示光辉村70年来所取得的优异成果。荣誉篇正对着村史馆大门，让进来参观的群众直观地感受着光辉村灿烂的过往，牢记着光辉村曾经的荣耀。乡贤篇收录了光辉村历任村支书以及村里荣誉当选的各级人大代表和党委代表，并一一呈现着从光辉村走出去的政界楷模、商业精英、著名学者和台胞烈士。乡贤篇里的乡贤们让参观的老人们自豪也让参观的年轻人敬仰和学习。记忆篇，不同于纪事篇，这里展示的图片全部是由村史馆编纂人员走街串巷深入每家每户寻找的深藏在村民记忆深处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让老年人回忆起年轻风采，让孩子们记住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成就篇则是光辉村在乡村振兴各方面取得的成果展示，全篇以习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20字方针为蓝本，分为四个模块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并用成就篇全文体现光辉村村民在新时代奋发图强达到“生活富裕”。

在村史馆的结尾，光辉村现任村书记徐大勇这样写道“光辉岁月”：岁月光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所有光辉人愿景之所在。2018年并不是村史馆纪事的终点，村史馆建设的初衷是留住记忆，让人们记得在长江的中心有个洲，洲上有个村，村里曾经产生过如此灿烂的历史，让那些在外的游子“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过日子的麻雀不怕热

□ 肥西 张建春

天热，热得不知如何形容，姑且称为死热。死热天没有诗意，只能慢慢消磨。麻雀“吱吱喳喳”的吵，不怕热，死热也不怕。麻雀要过日子，它们的日子泡在毒毒的太阳里。我在中午上班的途中，遇到了一群麻雀，六只或者七只（天太热，热得眼睛失忆），它们攀在一棵蜀葵上，啄食快要焦了的卷叶里的青虫。青虫窝在卷叶中，终没逃过一劫。这群麻雀应是一家人，领头的两只老成，剩下的几只黄嘴丫，偶尔还从老成的麻雀口中抢食。

树荫底下无芳草，蜀葵暴露在太阳下，花的杯盏里盛满阳光。热在蜀葵的周边冒泡，麻雀就在这热泡里，一粒粒拣食青虫。两只白头翁抢进了蜀葵枝，一场打斗难免，不过也就一两个回合，旋即平和，日子难过，携起手重要。如患难与共，共富贵难。

白头翁遇见和黄嘴丫的麻雀亲热，与老成的麻雀疏远。黄嘴丫没见过世面，青虫打马虎眼，往往逃过，恰可让白头翁拣漏子。白头翁聪明，专和黄嘴丫套近乎。我的好奇心，多让我看了会，似乎就这一会，我的汗透了干、干了透，头快被晒糊了，而酷热如条毯子，卷缠着我，甩不开撵不走。麻雀不惧热，它们要过日子，只是把热顶在头上，歪着小脑袋左顾右盼。现在天地变了，鸟儿们不怕人，知道人爱惜它们，真正的把它们当成空中飞动的花朵了。何况麻雀，本就是家雀。我伸出手，麻雀们愣了下，也仅是愣了下，还是专心于卷叶中的虫子。热风抖动裂帛之音，吹拂麻雀的羽毛，太阳一丛丛地钻进去，如要扎下根来。麻雀们不当回事，还是专注于虫子，啄一下再啄一下，时而发出欢快的声音——又一条虫子被捕获了。毒毒的太阳下，我兀自成为了一只麻雀，身体轻灵，双臂羽化。我附身蜀葵的枝叶上，看到一只只青虫蠕动着身子昏昏欲睡，我伸出尖喙，狠狠地向着青虫啄去，醒了的虫子挣扎，但仍逃不过我的利齿。热吗？热。热一句句地击打我，咒语般进入我的毛孔。

我是只合格的麻雀，白头翁抢不去我的领地，更甭指望在我的嘴下抢去吃食。我的翅膀硬了，飞的渴望涌起，我飞呀飞，落进了若干年前我故土的园地。园地里热哦，死热死热，恨不得扒了自己的皮去冲凉。我和妈妈扛着锄头锄地，天越热，地越要去锄，锄断地气保水。锄断野草，太阳一晒去了根。一遍锄，一片收成，错不了。人怕热，可庄稼不怕。三伏不热，稻米不香。作为麻雀，我懂这些。

麻雀叽叽喳喳地叫，我也跟上了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还唱：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稻禾半枯焦。农夫肚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前首歌有深意，后首歌有故事。喜欢故事，故事能把我带入清凉里，水泊梁山，个顶个的都是好汉。今天喜欢那首深意的诗歌了，粒粒皆辛苦的深意。那些年我和妈妈不怕热，也是要生活。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过日子的麻雀不怕热。我佩服在花朵间找寻虫子的麻雀，它们是勇敢者，它们在死热里游泳，在艰苦中抖翅唱歌，把日子过顺溜了，飞飞落落一页页的有层次。太阳的粒子利剑样滴落，我不再躲避，日子就在眼前，我得在行进中，闻一闻蔫灭了的花香。

前方有麻雀在裸脚下蹦哒，我要跟上。